

出版社傳奇

蕭孟能·劉紹唐·張任飛·張繼高·張清吉
鄧維楨·林獻章·沈登恩·王榮文·陳遠建

新華出版社

1112
J34
489

S
1112
025
489

出版社傳奇

游淑靜等著

爾雅出版社印行

爾雅題字：王北岳 爾雅篆印：張慕漁

有版權·翻印必究 封面設計：覃雲生 封面攝影：林柏樑

出版社傳奇 (爾雅叢書之99)

作者：游淑靜等

校對：官成飛·林貴真·喬斌

發行人：柯青華

出版·發行：爾雅出版社

臺北郵政三〇一一九〇號信箱

台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一二號之22 (國泰永安大廈二樓)

電話：三九三四〇三六·三二一一〇二一

郵政劃撥：一〇四九二五

印刷者：優文印刷廠

臺北市興寧街二十四號之九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二十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特價125元 (如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隱地

出版事業 在台灣

—代序—

根據行政院新聞局於民國七十年六月的最新資料，臺灣目前共有二千一百二十三家出版社。可是我們找不到一本關於台灣出版史的書。三十年來的臺灣出版社，此起彼落，前仆後繼，沒有人算得清楚出版業的這本帳。三十八年至五十年前後，幾家稍具規模的出版社，如今均已煙消雲散，或者只留下一個名字，或者連名字我們都沒聽過。臺灣比較早的幾家出版社應該是「重光文藝出版社」、「紅藍出版社」、「新興書局」、「啓明書局」、「明華書局」、「大業書局」、「百成書店」以及「長城出版社」。這些出版社或書店印行的書籍，目前都已變成珍貴的絕版書，偶爾在光華商場的舊書攤上翻到一本，愛書的人就會喜不自勝。早年，「重光」和「紅藍」出版的都是文學創作方面的書，特別是陳紀澄先生主持

的「重光文藝出版社」，即便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它選擇出版的書仍然未被時代淘汰，譬如張秀亞的「三色堇」；林海音的「冬青樹」；余光中譯的「梵谷傳」；徐鍾珮譯的「哈安瑙小姐」，分別由「爾雅」、「純文學」、「大地」、「皇冠」重新印行，至今仍為暢銷書。「新興」和「啓明」，當年均走翻譯路線，現在四、五十歲的中年人，可能青少年時代讀的就是「新興」和「啓明」的版本，「約翰克利斯多夫」，或「基度山恩仇記」，陪伴我們多少夜晚，使我們的閱讀生活充滿了快樂和期待。「啓明」也出了許多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薄薄的一本，當時的定價不是五元、六元，就是八元、十元，便宜的價錢，正是我們做學生時候最愛買的。

「明華」、「大業」也有一段光輝燦爛的時期，民國五十年前後，差不多比較有名的新文藝作家，均曾在這兩家書店出過書，「明華」開在臺北重慶南路，「大業」開在高雄大勇路，一南一北，相互輝煌。高雄的「長城」和「百成」，也出版了許多長篇創作。六〇年代，流行磚頭小說，一本長篇小說，動輒五、六百頁。至今碩果僅存的臺北「文化圖書公司」，當年印行了許多金杏枝、禹其民的言情小說，曾經風靡一時，當時還是屬於廣播的天下，廣播小說和廣播劇更是一枝獨秀，畢珍的「古樹下」，楊念慈的「黑牛與白蛇」，王藍的「藍與黑」，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不知贏得多少聽眾的眼淚。後來電視時代來臨，連續劇的出現，使得言情小說和長篇文藝創作無人問津，儘管，現在我們打開報紙，副刊上總還掛着幾塊長篇連載小說，這些小說的命運和

身價，却和早二十年完全不一樣了。從前，作家先拿報社的稿費，然後交給出版社印行，賣斷或抽版稅，總是可以一魚二吃，如今，長篇小說即使登了出來，連載完畢，却極少有出版社願意出版。據非正式統計，民國六十七年，整整一年當中，出版的長篇文藝小說只有八部，顯然，當電視成爲絕大多數家庭的寵兒之後，已改變了出版市場，近十年來，散文和雜文當道，成爲出版市場的主流，主要原因，散文無法改編成電視劇本，而早年的小說述，百分之九十已向電視投降。照目前的趨勢，我們甚至可以預言，新詩的時代即將來臨，而小說要想翻身，真的是談何容易。

民國四十五年至五十年期間，張國興的「亞洲叢報」和「亞洲出版社」曾出版了許多重要文藝創作，這家出版社的總公司在香港，無形中促進了臺灣和香港兩地作家的情感，而它爲了鼓勵寫作、提倡文藝，每年在「亞洲叢報」上舉辦的短篇小說比賽，前後共辦九屆，由於題材無所拘束，影響力深遠，比起現在的「聯合報」和「中國時報」舉辦的小說獎徵文，更有成就，許多臺灣成名作家都得到這個獎爲榮，記憶中，彭歌、墨人、郭嗣汾、繁露、尼洛、吳東權、邵憫、楊雪娥、郭晉秀、梅遜、郭衣洞、楚茹、吳癡、曹抄、姚曉天、桑品載、丁善璽、貢敏、符兆祥、朱星鶴等都曾有作品參加角逐。

早期對文藝作家更有影響力的，一個獎應該是山張道藩先生主持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頒發的，得獎作品不但有獎金，而且有計劃的將得獎作品編輯出版，由「文藝創作出版社」印行「

現代小說選」，自民國四十年七月至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共印十五集，端木方、孫陵、潘人木、徐文水、湯海宴、郭衣洞、段彩華等，均在此一階段有大量作品發表，也是中國文藝協會的鼎盛時期，文獎會業務結束之後，一文藝創作雜誌停辦，「文藝創作出版社」也停止出書，現在的文協，似乎只在每年五四文藝節聚餐，競選理監事，比起文獎會時代作家旺盛的創作力，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同一時期，由「中華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的叢書，至今尚有數十種，仍在印行，當年出版盛況依然可見。

「文星叢刊」出現以前，出版業是長篇小說的天下，一般人的觀念，要出書，除了學術性的著作，就是非長篇小說不可。「文星叢刊」的印行等於是出版業的一次革命。把歐美、日本流行的四十開小冊子引進書市場，上市之後，大家的觀念改變了，原來短篇小說可以出書、散文雜文可以出書、新詩可以出書，甚至方塊、政論亦可出書，不過國人的「一窩蜂主義」常扼殺新的流風，有一陣子，幾乎每家書店或出版社都出四十開本，從內容到封面，從裝訂到設計，毫不講究，只要會寫幾篇文章，出版社就把他的剪貼簿拿來出書，阿貓阿狗都成了作家，可真正把讀者的胃口倒盡，從此四十開本一蹶不振，甚至成爲「票房毒藥」，目前除了「商務印書館」的「人人文庫」以不變應萬變，仍舊以四十開本的姿態出現之外，幾乎已成絕跡。

「文星叢刊」第一號是梁實秋的「秋室雜文」，出版於民國五十二年，連同李敖「傳統下的

獨白」等十本書，展示在衡陽路十五號的「文星書店」櫥窗裡，曾引來多少人的注目和好感，「文星叢刊」結束於民國五十七年，短短不到五年中，「文星叢刊」前後出版了三百多種書，平均一年出版六十多種，這種出版數量，實在驚人，不過，十八年前的「文星」，在出版界幾乎是大小通吃一網兜收，不像現在，是「九分天下，戰國羣雄」的局面，當年「文星」囊括了所有知名的作家和學人，年輕的知識分子亦幾有人手一冊的紀錄，多少家庭的藏書，「文星叢刊」是成列而不是成本的，如今讀者都被分散了，「純文學」、「大地」、「遠景」、「遠流」、「長橋」、「爾雅」、「洪範」、「九歌」、「水芙蓉」……大家走的路線雖不完全相同，却也十分相似，競爭激烈，理所當然，比起十年前的「文星時代」，當然是另一番景象了。

繼「文星」之後，「水牛出版社」有過一段黃金歲月，靠着王尚義的「野鴿子的黃昏」，使得「水牛文庫」亦曾風行一時，可惜由於品質管制不嚴，「水牛文庫」出版的種類雖多，却有走下坡的趨勢，日前的「水牛出版社」已逐漸改變出版路線，以出版字典及學術性叢書為主。

到了民國五十七年，出版界的另一匹黑馬衝出，它就是「仙人掌」。「仙人掌」由林秉欽、郭震唐等四位朋友合資，每人出資五千元，以兩萬元的資本起家，在短短三年之中，居然也出版了三百多種叢書，纔真是「出版社傳奇」。林秉欽曾在「文星書店」的發行部做過事（比他更早的是鄧少春和林紫耀，離開「文星」之後，分別成立了「世界文物供應社」和「星光書報社」）

，他對出版，倒是一位有心人，也很講究書的編排技巧，應該算是優秀的編輯人才，可惜野心太大，私心太重，尤其失策的是，經常拖欠作家稿費甚至根本不列稿費預算，以至於演變到後來的「強迫出書」，造成了出版史上的另一項「傳奇」。

「文星書店」結束營業後，將「文星叢刊」的版權分售給「大林書店」和「傳記文學出版社」。「大林」的主持人張平先生，原在「文星」工作，優先選擇「文星叢刊」五十多種，剩下的全部轉給劉紹唐的「傳記文學」，這就是「愛眉文庫」的由來。「大林」經營了一段時日，負責人張平到底是一位書生，不善理財，雖然力圖振作，並以高價講得上鼎鈞「情人眼」、「單身漢的體溫」，七等生「放生鼠」、藍天驄「到梵林墩去的人」等新書版權，却仍無法挽救捉襟見肘的財務狀況，不久「大林」為「水牛」收購（「水牛」同時也取得「仙人掌」的版權），成為「水牛出版社」的關係企業。

繼「仙人掌」、「大林」之後，以白先勇為號召的「晨鐘」，似乎挾雷霆之勢走進出版業。那雪白、精裝，三十二開的封面（「晨鐘」創業新書彭歌的「英雄們」；子于的「摸索」等書，也是四十開本，上市之後，一看頭頭不對，立刻改排三十二開本），帶給人又一番新姿。幾次所領導舉辦的國際學舍書展曾經盛況一時，而「全臺書城」（「晨鐘」、「傳記文學」、「新亞出版社」三家合資）的開幕更是繼「中國書城」之後出版聯營的另一高峯。

正當這一切顯得有聲有色的時候，「晨鐘」突然縮小業務，不再出版新書，只是一版又一版的印行白先勇的「臺北人」等十數本暢銷書，其餘一百多種書紛紛斷版，「晨鐘」不響，而出版界的「小巨人」沈登恩，剛好和郭震唐，都在晨鐘服務過，小郭離開「晨鐘」，進入魏成光的「地球出版社」，引發了後來出版史上另一場混戰，而沈登恩和鄧維楨、王榮文，以「三劍客」的姿態，合辦了一家頂頂大名的出版社——「遠景」。

「遠景」把出版業帶入彩色時代。在「遠景」之前，書的封面多半像穿制服，圖案相同，只是換換顏色，而「遠景」的「鑼」和「莎喲娜啦，再見！」（黃春明作品）開風氣之先，把彩色封面設計當成一種藝術，從此其他出版社紛紛跟進，封面五顏六色，有人喜歡，有人厭惡，但彩色封面是出版業一股新的流風，波濤洶湧，無人能抗拒，現在若有人不信邪，硬要出幾本素樸的書，黑白封面的書，恐怕在書店裡連陳列的機會都沒有，就像黑白電影，最多在電影圖書館放放，當「經典之作」欣賞，一般的電影院是不大肯上映的！

這就是我們出版界的缺陷——「高峰」——我們倒反而希望另一個表現個性的時代來臨，各走各的路，各人有各人的風格、氣質。書的封面，彩色固然好，黑白也不錯。以攝影方式表現，是一種美，如果每家出版社的封面設計，一律均以攝影圖片製作，就顯得俗氣，有人應當創造一種屬於自己的格調，或以木刻、或以雕塑、或以圖案設計，這樣纔能呈現一個多彩多姿書的世界。

一個多樣性、多元化均能生存的出版環境，纔是我們夢寐以求的。

嚴格的說，今年三十三歲的沈登恩（民國二十八年生），早在十八歲就走入出版界。當年他在嘉義「明山書局」當編輯，接着當兵，退伍後北上打天下，先在「晨鐘」，再組「遠景」，當時他只有二十四歲，王榮文也是二十四歲，鄧維楨三十四歲。算起來都頂年輕。年輕是六〇年代中期臺灣出版業的特色。民國五十年以前，出版社或書店的老闆，平均年齡總在五十歲以上。而民國五十年以後成立的出版社，負責人的年齡一個比一個小，譬如「名人」的林獻章、「四季」的葉聖康、「好時年」的蔡浪涯、「戶外」的陳遠建、「國家」的林祥慈、「故鄉」的許長仁、高源清……年輕人進入出版業，使得這個行業生氣蓬勃，有了活力，只是，也有一些年輕朋友，缺乏耐性，不肯腳踏實地，他們把出版業當成一個賭台，希望一夜之間就財源滾滾，於是想點子、出奇兵，怪招連連，一向樸實的出版界，突然變得花樣百出，使人眼花撩亂。

「遠景」在出版陳若曦的「尹縣長」後達到一個頂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久王榮文和鄧維楨分別退出，各組「遠流」與「長橋」，另外，加上周浩正的「長鯨」，以及沈登恩自己的另一家「遠行」，五家出版社組成一個關係企業，浩浩蕩蕩，有點出版業的托辣斯味道。但另一方面，五家出版社又似乎各搞各的，關係十分曖昧。日前，「長鯨」已經結束營業，大部分書的版權，已由「遠景」購得，「遠行」出版業務暫停，發行業務由「遠景」代理。「長橋」遂

漸往唱片方面發展，辦政論性雜誌的興致也遠遠超過了出版業務；「遠流」的「中國歷史演義」，開「出版大套書」之先河，獲得意外的成功，使得出版界對「大套書」躍躍欲試，比較有勇氣的，也就真的拼了上去，戰鼓咚咚的結果，固然也有人大有斬獲，但鎩羽而歸的，也不在少數。不過，儘管出版界因印行大套書，進入一場大混戰，不可否認的，也因而把我們的出版業由家族似的小本生意帶前了一大步，裝訂的技術進步了，彩色印刷更是突飛猛晉，經營管理也逐漸有了制度。譬如「光復」、「地球」、「自然科學」（環華）、「河洛」、「出版家」、「怒江」、「戶外」、「渡假」、「藝術家」、「雄獅」、「錦繡」以及「故宮博物院」和「歷史博物館」等，出版的大套書美侖美奐，拿在手裡的確使人愛不釋手。

至於幾家出小書的出版社，大家都戰戰兢兢，惟恐不支倒地。除了本書「第一輯」中抽樣介紹的十數家之外，「皇冠出版社」的書，一向暢銷；「學生書店」有健全的海外發行網；「三三書坊」，有年輕人的執着和光熱；「牧童出版社」從流俗逐漸走向學術；「林白」和電影界配合密切，從「畢業生」、「午夜牛郎」、「大法師」到「象人」，本本好銷，使得林白的營業額一直保持中上的記錄。「世界文物出版社」，作風穩健，出版物亦信达平實，「采風出版社」，力爭上游，很想有一番作為。「光啓」和「道聲」，是兩家優秀的出版社，資格老，所出書籍，優良作品甚多，雖是教會辦的，傳教意味不濃，一般讀者亦能接受。「時報」和「聯經」出版公司

，隸屬兩大報，資金雄厚，出書最大，但似乎缺乏一個完善的出書計劃。「中央日報」和「中華日報」以及「新生報」等均設有出版部，每年所出書籍，甚為可觀，惜設計不夠突出，未能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出版風格，公營的「黎明文化出版公司」，一套「作家自選集」之外，還沒有特別引人注目的套書出現。「幼獅書店」的發行水準，似乎永遠不及其出版物的水準。此外「南京」、「希代」、「巨龍」均有自己的出版方向，也建立了自己的讀者羣，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出版社，大家默默耕耘，無非希望能出到有意義且銷路好的書，只是天從人願的事少，使得很多有理想的出版社，在活躍了一陣子之後，都寂靜了下來，像「巨人」、「天華」、「三山」、「領導」、「花蔭」、「源成」、「聚成」、「文豪」、「慧龍」、「長河」、「長弓」、「白雲」、「明潭」、「將軍」、「多元」、「浩瀚」等，但願只是在準備下一次出擊前的休眠期。有一些出版社，至今仍使我們十分懷念，像「晚禪」（陳星吟）、「新風」（郭楓）、「立志」（周玉銘）、「驚聲」（張建邦）、「長鯨」（周浩正）、「十月」（辛鬱等）等。不過，必須聲明的是，本書雖有野心縱談三十年來的臺灣出版業，終因囿於學養和經歷，我們僅以文藝的眼睛，來看民間出版社的成就。「中華」、「商務」、「開明」、「世界」、「正中」，雖以教科書和學術叢書為主，且作風保守，但在文藝的園圃裏，也曾澆水、施肥、出過一分力。「成文出版社」的中文資料中心，以及他們編印的「出版與研究」，對出版界做過許多服務的工作。「徐氏」、「協志」、「華岡」

、「大陸書店」、「東方出版社」、「正文」、「新文豐」、「藝文印書館」、「廣文」、「大中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中「中央書局」他們也都有同樣的貢獻。「陳氏圖書公司」，經銷的雖然多數是「讀者文摘」、「時代」、「生活」的出版品，但對此地的出版物品質有提昇和激勵的作用。「今日世界」雖已停刊，它當年委託「新亞出版社」經銷的大量美國文學作品（今日世界叢書）也曾經是我們多數學生的精神糧食。臺灣的出版業者，一般說來，都很脆弱，很少經得起連續三批書全部滑鐵盧（每批書以十本計算）。有些「一書」出版社，只因出師不利，第一批書全軍覆沒，數十萬元的創業基金就此泡湯，一個出版的理想就這樣被封殺了。想辦出版社的年輕朋友，能不慎乎！

至於說到文藝雜誌對文學的推廣，對出版物品質的提昇是功不可沒的。早期的「文壇」，除按月印行雜誌之外，並出版了不少「文壇叢書」，影響深遠。「拾穗」雖是翻譯刊物，也使許多讀者的品味提高了。「皇冠」走的雖是通俗性路子，編排美觀，也講求設計，對文藝的發揚，亦有推波助瀾之功。「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純文學」是五〇年代末期最具影響力的文學雜誌。「歐洲雜誌」刊期雖短，亦為文學青年愛讀。若往前追溯，「寶島文藝」、「野風」、「新新文藝」、「作品」、「文學雜誌」、「草原雜誌」、「劇場」、「詩、散文、木刻」等的貢獻，不能略而不提。而現代仍然挺立在文藝園圍裏的「中外文學」、「書評書日」（一度曾附設

出版部)、「幼獅文藝」、「新文藝」、「文藝」、「中華文藝」(同時出版「華欣叢書」)、「明道文藝」、「臺灣文藝」以及由「遠景」出資再度復刊的「現代文庫」，是許多出版社出版書籍的寶藏。沒有上述文藝刊物，現今走文藝路線的出版社，出版品來源勢必驟減。

還有數不盡的詩刊，像「新詩週刊」、「詩誌」、「現代詩」、「創世紀」、「藍星」、「南北笛」、「葡萄園」、「笠」、「詩隊伍」、「噴泉」、「大地」、「秋水」、「草根」、「隄族」、「陽光小集」等，對現代文學，自有推動之功，對出版風向，亦有導航作用。

討論出版事業，免不了也要說一下盜印問題。盜印是出版業者最大的阻力。出版一本書，從構想到設計，從原稿到付印成書，中間不知花費心血多少，而在所出的一批六本或十本新書中，往往像押寶似的，只有一本暢銷，而這惟一的一本暢銷書，却很可能市面上不久就出現了盜印本，遇到這種事情真會使人吐血。如何保障正規出版社和著作人的權益，我們這兒討論得不少，法律也不是對著作物沒有保障，只是實際判刑時，往往罰得太輕，難怪盜印者一再以身試法。還有一點，我們也想順便提一下，許多作家在出書簽約時不讀條文，對權利和義務一概不知，以致於有時感覺被出版社騙了，有時又一稿二賣、三賣，總之，法的觀念無論作家或出版人雙方都應遵守。

*

「出版社傳奇」原是「愛書人」雜誌的一個專欄，最初的構想是介紹臺灣的出版社，由該刊編輯游淑靜執筆。我讀了五、六篇之後，就動了想出這本書的念頭，只是，寫了一段時日，游小姐覺得甚為吃力，又拉來了曾替「爾雅」編「作家書目」的應鳳凰（項青），請她也加入採訪的工作，我們在武昌街明星咖啡館談了一個晚上，可是等到實際工作展開時，進度極不理想，因為臺灣的出版社很有一些特色，其中之一，就是人少事雜，因此出版社的負責人（發行人）忙裡忙外，瑣事纏身，要他挪出一些時間接受訪問，還真不容易，其次，許多出版社的負責人都有經驗，大多數報社和雜誌社的記者，特別是「工商記者」打電話來希望你談話，最終目的無非是拉個廣告，有的出版社爲了免除不必要的煩惱，乾脆連訪問也一律擋駕。就是這些因素，使得游小姐的「出版社傳奇」寫到後來意興闌珊。眼看這樣一本書就要流產，殊爲可惜，後來變通辦法，臨時增加第二輯，引入一些出版人的新觀念，找出一些討論出版的文字，以及對幾位出版界關鍵性人物的介紹，同時，我個人也開始向外邀稿，很高興得到鄧維楨和林獻章兩位先生的支持，他們的文字都是特爲「出版社傳奇」而寫的，使本書增色不少，意境和格調均因而提高，我要在這裡特別提出感謝。

「音樂與音響」發行人張繼高（吳心柳）先生在接受本社「出版社傳奇」一書邀稿時說道：「出版的功能主要是傳播與儲存，出版的形式已經從文字、聲音到電影、電視，並且繼續擴大中

，各種方式的出版，都有其傳播功能，至於儲存的功能，則值得細細研究，如果我們家裏有一個冰箱，一定儲存新鮮的蔬菜魚肉水果，不會儲存腐肉或爛水果，而儲存出版物也是一樣，我們應該儲存有價值的書籍，每一個出版機構的發行人，他個人的境界如何，只要看看他出版的出版品，我們就懂得了。」

宛軒的「我們不同」發表於「書評書目」，經過了兩年，這篇文章的內容雖和目前實際的出版現況稍有出入，有些想法也頗「書生之見」，但就一位作家來說，能把出版業看得如此深遠，分析得如此透澈，真是難能可貴。大多數的作家，都和出版社「隔」得很，誤解也深，有些則是完全的茫然……透過「我們不同」和「書海泛舟」（林雙不），值得關心文化的有心人深思苦慮，擺在我們眼前的路，是混亂而分叉的，我們到底該如何往前走，學美洲、學歐洲、學日本……出版業何去何從，倒不是出版業者本身站起來或倒下去的問題，而是見微知著，從出版的方向、出版的格調、出版的質與量，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綜合力量，以及國民普遍的知識、智慧到了何種地步，讓我們一齊努力，進入一個真正的美不勝收，出版如林的和諧美好，富庶康樂的社會。

在出版圈裏，「爾雅出版社」只有短短的六年歷史，可以說是這個行業裏的小老弟，出書一百種，比起一丁種、一萬種、十萬種的出版社，就寬來說，我們渺小得可憐，就質來說，我們只